

论近现代山水画对“浓郁美”的追求^①

晏 铭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艺术设计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摘 要:中国文艺精神里有“沉郁”的文学艺术风格,近代画家黄宾虹在山水画中发展了这一艺术风格,创造出“浑厚华滋”的新的“浓郁美”美感,李可染、贾又福继续拓展着山水画“浓郁美”的内涵。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审美风尚开始转向金戈铁马式的雄浑悲壮的阳刚之美。

关键词:近代山水画;浓郁美;龚贤;黄宾虹;李可染;贾又福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0)02-0111-03

The Pursuit of “Rich Sense of Beauty” of Modern Landscape Paintings

YAN Ming

(College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Abstract: The aesthetic fashion of Chinese modern society turned to favor the solemn masculine beauty. There is a “depressed” sty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spiri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nd Huang Binhong’s landscape paintings have developed this art style helping create a new rich “vigorous and moistured” sense of beauty. Li Keran and Jia Youfu help develop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landscape paintings.

Key words: modern landscape paintings; rich sense of beauty; Gong Xian; Huang Binhong; Li Keran; Jia Youfu

在中国文艺精神里有“沉郁”的文学艺术风格。“沉”字为深沉含蓄之义;“郁”原为草木丛生、蕴积之意,引申为沮滞不通。“沉郁”凝聚着深层的思虑,往往呈现为委婉收敛的表达倾向。在绘画艺术中,“浓郁”不仅仅是形容草木茂盛,它给欣赏者以内敛深厚,含而不发、藏而不露的审美感受,“浓郁”给人的美感体验是新鲜的。

上世纪初是中西文化冲撞,中国艺术大彷徨大变革的时期。辛亥革命胜利,西方的文艺思想潮水般涌入中国,艺术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在这一背景中,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发展也异彩纷呈。社会的审美风尚开始转向金戈铁马式的雄浑悲壮的阳刚之美,山水画画面的效果逐渐从“淡”、“白”向“浓”、“黑”的浓郁美风格转变。

一、龚贤的“白龚”、“黑龚”两体山水

龚贤,明末清初,南京的山水画家,自视甚高说:“五百年前无古人,后无来着”,因此,取字半千,

清代金陵八家就是以龚贤为首。其影响到后来越来越大,清末的黄宾虹、现代的李可染都深受其影响。前中央美院山水画工作室主持贾又福教授就将石涛、龚贤作为其山水教学体系中核心的传统典范。

龚贤山水画独特的风格有两种,其一是“白龚贤”,其二是“黑龚贤”(实际上是一简一繁)。所谓“白龚”山水画是表现语言基本上只有线条勾勒,无染、无皴,其简已到极致。但是,因为过于简单,与倪云林的简炼而又能变化精妙不可相比。“黑龚贤”则是取语言形式的另一个极端,用笔用墨集于一体,反复皴染、浑厚苍润的积墨山水。他长于墨法,能做到“老与鲜、枯与润”的辩证统一,他说:“愈老愈秀,愈秀愈润,此画之上品。”^[1]

龚贤主要的探索在其“黑体山水”。他绘的《春泉图》几乎5/6的画面都是黑,只留出一角晴空,几缕轻烟,半股清泉,使画面富于浓郁厚密之趣。“文

① 收稿日期:2010-01-12

作者简介:晏 铭(1974-),男,湖南新化县人。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艺术设计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山水画创作研究。

人画”崇尚“淡”、“清”的美学情趣,发展到了腐朽的清代,已成没有生气的“死寂”和“柔弱”。龚贤归复宋法,“十日一水,五日一石”的严谨的作画态度,对“黑”的视觉美感和精神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其中的超前意识印证了他“五百年前无古人,后无来着”的预言不是轻狂之言^[2]。其所创的笔墨一体的积墨法,反复皴染十遍八遍,层层积累,浑厚苍润。虽然明显取法宋代画法,但范宽的积染法多画于绢上,用的是实笔湿墨,线条方劲;龚贤多画在生纸上,用的是虚笔干墨,柔性的披麻皴条;比之宋人画刚劲不足,浓郁则过之,创作出独特的美感。

二、黄宾虹山水画“浑厚华滋”的美感

黄宾虹生于1865年生,1955年去世,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是近代中国最混乱的时期。黄宾虹敏锐地看到新时代对新的美学思潮的向往,他对清代龚贤山水画“深厚浓郁”的美感十分喜爱。他的画面用笔纵横驰骋,用墨深沉淋漓,充满动势却又不张扬露骨,从黑墨团里彰显阳刚的力量美,有的作品中从重墨中点破几块重彩,对比鲜明,效果极佳。创造出了“浑厚华滋”的新美学境界。

黄宾虹早年的山水画,也是疏朗淡雅的面貌,被称为“白宾虹”。后来,逐渐形成归复宋人山水精神,以“浑厚华滋”为最高的艺术境界,以积墨法来追求这种精神风尚,画风变得沉厚浓郁,人称“黑宾虹”。在龚贤画中山石如受光照一样,其下半部浓黑,渐上渐亮,光感很强,类似与西方画面的光影感觉;树木浓郁,黑白对比强烈,有些树木如逆面来光。

黄宾虹一方面要学习北宋画的层层深厚,画那种如行夜山的的感觉;一方面又觉得“北宋人画夜山图是阴面山法,比较闷塞,晦冥深厚而不豁透。”^[3]“月移壁”却启迪他“夜行山尽处,开朗最高层”,在山顶留出空白,虽然才那么一点点,却是寂静惺惺,北宋阴面山的沉闷窒塞,一下子就醒豁过来。现代画家李可染的逆光山水画,也是在山的顶部与边缘留出白亮处,尤如月夜逆光,这与黄宾虹的“月移壁”是一回事。与龚贤不同的是,他的笔墨变化更丰富,有时笔是笔、墨是墨,有时是笔又是墨;笔法有平、圆、留、重、变五笔,墨法有浓、淡、破、泼、渍、焦、宿七墨。其中湿墨用得更多,“华滋”之韵主要靠此墨法。

三、李可染山水画“浑厚深秀”的美感

李可染的理想是宋人“纪念碑式”的山水画,而他的新山水画风格则在20世纪重现了这一博大沉雄的精神气派。他晚年的山水意象,在探求自然形貌的质感,重建中国画的入世精神的同时,还以精

神与情感的超越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在对现代的精神、现代的价值、现代思想方式的反复探索中,呈现出深邃而厚实的历史感,蕴藉着民族文化的光泽。李可染对墨与色的配合也深有研究,他的名作《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中,大面积浓重的红色与深沉的墨色相得益彰,这种用墨与用色在崇尚淡静的文人画中是不可想见的,新的笔墨和色彩展现了新时代、新风尚的美。

李可染山水画的风格,在“浓郁美”内容的扩展上以“深秀”二字概括为宜。“深秀”——深厚、深邃、茂密而秀润。李可染崇敬范宽、李唐、王蒙、龚贤等,这些都是以“满”、“黑”的风格见长的。李提出画面要“珍惜空白”,画出丰富性,这就导致风格上的深厚、深幽、深邃诸种“深”的特质。还要求画面的单纯和统一,即整体感强。他所取材的南国桂林山水,景色在整体上是秀丽的、温润的,这就造就了他山水画“秀”的一面。

“深秀”涵括着李可染对“浓郁美”内涵的扩展。李可染山水画喜欢墨色浓重,以黑色为主调。在他的笔下,黑白的水墨世界就是生命世界,一片黑色可以千变万化,生灭聚散,沛为雨露,轰为雷鸣。他的黑色不是枯干生涩,而是滋润明亮。古人说“高墨犹绿”,他的黑墨色犹如苍苍翠微,深而秀,灵而动,涵容着全部自然的美和心源感应。这出自画家对传统水墨的理解,出自他对水墨意境和意匠的把握方式和习惯。

由于深秀的黑色调使作品较远地拉开了和自然对象的距离,抽象的因素增加,观者欣赏过程中的陌生化效果增强,寓于笔墨积染中的意蕴在高度净化的视觉形式中显化出来,其结果是增加了作品的形式感和精神性,提高了它的格调与品位。因此,像《茂林清暑图》这样风格深秀的水墨作品,才代表了李可染山水画的最高水准。李可染喜欢石涛的名言:“墨团团黑团团,墨黑丛中天地宽”^[4],并一再书写,正表明他对“浓郁深秀”境界的钟情与领悟。

四、贾又福山水画“玄黑”的美感

李可染之后,中央美院画家贾又福先生在“浓郁美”的追求上又有了新的特点。贾又福专门研究过龚贤,极力推崇其“黑龚”画风。在他的论文《略谈龚贤的山水画》中说:“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创造出了前代任何山水画家不曾有过的苍黑、深沉、浑厚、丰郁,正气堂堂而寓有奇趣,大方端庄而又难窥其隐秘的山水画新风貌。简言之,笔墨由淡到浓层层复加、多遍厚积,浓郁的画面黑到惊心动魄,厚与黑到最大的限度,龚贤乃是第一人。后来,黄宾虹先生、李可染先生皆推崇龚贤, (下转第121页)